

# 蔡其矫

## 诗坛西西弗

王永志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GROUP

# 序

陶然

不久之前，王永志先生来电，约我为他撰写的《蔡其矫 诗坛西西弗》写序，今年初刚在晋江成立的蔡其矫诗歌研究会上碰面，加上为蔡其矫生前身后，都没有在诗坛获得应有的声誉，我内心一直不平，并没有思考，便答应了。放下电话，有点后悔自己的孟浪，因为比我熟悉而且更有资格写序的，大有人在。但王先生一再催促，既然应承下来在先，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在还没有认识诗人蔡其矫之前，我是先读到他的诗《船家女儿》，那风跑浪跳的意象很美，一直到1968年，我在北京东城的竹竿胡同蔡家大院初见，其时他是在“文革”中被视为黑帮分子，遭受“群众专政”待遇，而且他获准来北京，是为母亲奔丧，照理，应该满面乌气；但他虽然落难，并没有落魄。即使风跑浪跳的风发意气没有了，可是也并不消沉。他笑着伸手，与我相握时，自我介绍：蔡其矫。那声调是南方口音，即使他进入北京城后，也乡音不改。20世纪50年代中以后，他调离京城，那时金厦炮战正酣，他以为战事即将到来，便要求调到家乡福建。但他的家还是安在北京，从此，他便像候鸟一般，两头跑。

其实，他又何止两头跑，20世纪50年代初，他自情报总署调到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去东海和南海体验生活，后来成了福建文联专业作家，更几乎走遍除了台湾的全中国。

他遭遇困境的时候，从不气馁。20世纪70年代初吧，我在乌鲁木齐的西公园长椅上，坐着展读他的信，信中夹了两首他亲手抄的诗，一首是《梨园戏》，一首是《波浪》，当时都还没有发表。看着看着，我身边的朋友便说，他的才华，必将令他重回文坛！而在当时，只感到那诗意扑面而来，特别是《梨园戏》的悲

怆,联系到他的经历,更加觉得他借诗浇胸中垒块。而《波浪》,更是他对于强权的蔑视心理写照。

那时,他正下放到福建永安坂尾果林场,和我通信频繁,作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我从他的信件中,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许多文学知识。虽然他一生钟情写诗,20世纪80年代中朦胧诗高潮之后,内地诗坛陷入寥落状态,绝大部分诗人纷纷转向,改写其他体裁,我曾问他,何不跟着潮流?但他回答:“写什么东西,都没有像写诗那样,能给我极大的满足感。”可见,他真的钟情诗歌,是诗歌艺术殿堂上的虔诚信徒。其实,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担任职务时,就主讲过外国文学,讲过肖洛霍夫的长篇《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在竹竿胡同还见过那译本,书上写满了他手写的眉批,大概是讲课时用的吧。可见他对小说艺术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讲习所复办,后来改名“鲁迅文学院”,他也曾被调回去教课,讲过苏联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也看过讲义,但可惜当时不留意,没有保存下来。

我记得他说过,在延安时,冬天就着火炉边看《安娜·卡列尼娜》,太入神了,竟不觉把棉裤烧成一个洞。1983年,他重游战时旧地,写下《过延川》《山的呼唤》等诗,其中《山的呼唤》还获得他当年的战友公木以诗和应。公木称他,“蔡其矫是说不尽的,以上三端仅仅略陈梗概而已,简言之,作为诗人,他为我们树立一个真诚的、华美而坚实的性格形象,如若遵循白居易所说‘根情——苗言——华声——实意’去寻觅,或可得其仿佛。人间的友情多于无情,希望多于失望。这正是诗人蔡其矫所要告诉世人的。我们怎能不心领神会呢?人类万岁!友谊万岁!诗万岁!”

他曾经公开坦言,他是“三美”主义者。“三美”指的是美女、美食、美文。这“三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也许不免惊世骇俗,但我却佩服他的直率。综观诗人一生,或许在某些问题上,褒贬不一,可是当我们回归文学回归诗歌的时候,有谁可以断然否定,蔡其矫不仅是个具有个性的诗人,而且是无可替代的西西弗式的著名诗人呢?!

2017年9月20日

#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诗人、教士和士兵 ..... (001)

第二章 承学士风 逐时代潮

济阳楼 ..... (009)

乡土童年 ..... (015)

求学之路 ..... (025)

初恋与悼亡 ..... (036)

第三章 出国归国 勇赴国难

归去来兮 ..... (045)

青春无畏 ..... (049)

二进延安<sup>3</sup> ..... (056)

三千里路云和月 ..... (062)

第四章 风雪之夜 一路踏歌

战地新声 ..... (067)

烽火订盟 ..... (078)

频换角色 ..... (091)

## 第五章 弃政从文 大海歌者

- 家庭团聚 ..... (101)
- 文研所 ..... (107)
- 文讲所 ..... (113)
- 从漩涡到漩涡 ..... (119)
- 大海放歌 ..... (128)

## 第六章 痛苦跋涉 沥血歌唱

- 告别北京 ..... (157)
- 雾中汉水 ..... (161)
- 众矢之的 ..... (168)

## 第七章 诗说八闽 乡音使者

- 回归闽乡 ..... (177)
- 诗的空间 ..... (181)
- 舔舐疗伤 ..... (188)
- 情满家山 ..... (196)
- 画像传奇 ..... (205)

## 第八章 风中玫瑰 礼赞爱情

- 浅斟低唱 ..... (213)

诉说衷曲 ..... (218)

多彩华章 ..... (227)

### 第九章 潜在写作 多难兴诗

再入炼狱 ..... (241)

永安八年 ..... (258)

潜在写作 ..... (270)

朦胧诗跳板 ..... (282)

### 第十章 归来之歌 从心到心

欢歌时扬 ..... (313)

与艾青之交 ..... (318)

睡莲重放 ..... (330)

### 第十一章 独行诗侠 壮游天下

诗路霞客 ..... (337)

解语大地 ..... (345)

诗说先贤 ..... (350)

### 第十二章 波浪性格 海洋情怀

桑榆满天 ..... (359)

灵魂越境 ..... (368)

孤帆远航 ..... (374)

### 第十三章 全能选手 推诗上山

垂暮不停步 ..... (385)

好人好汉 ..... (400)

一页传奇 ..... (408)

跋 ..... (417)

#### 附录一：诗坛千面西西弗

——献给我心中的蔡其矫 ..... (419)

附录二：蔡其矫著译书目 ..... (423)

第一章

---

诗人、教士和士兵



所有的飞鸟全不见，  
暴怒的风谁敢抗衡？  
唯独你不躲闪，迎风站立  
发光的脸上仿佛有歌声。

——蔡其矫《迎风》

在广袤的星空,密密麻麻的星星按着自己的轨迹排列着,闪烁着或亮眼或黯淡的星光。对于并非天文学家的人们来说,只有北斗七星、天王星、牛郎星、织女星,以及说明人生运程的天蝎座、天秤座等为人们所熟知,其他很多不知名的星星只是在遥远的星际,默默地泛着午夜的幽光。

在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上,一代代诗人横空出世,但在岁月的大浪淘洗下,只有《诗经》、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清照、柳永等不多的诗人为大众所知晓。即便如此,《诗经》中三百首诗的作者,究竟是何方神圣,至今人们已不甚了了,难以考证。更多的诗人,已被历史的沉沙所湮灭,或者失去往昔的光彩了。

只有那些深入自己的内心,拷问自己的灵魂,在诗中唤起最狂热的记忆,并以个性独特、道尽世道人心的诗人,才能长留在人们心中,他的诗篇才能广为流传。而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有“诗坛独行侠”“纯情派”之称的蔡其矫便是这样的诗人。

波德莱尔尝金口独断,只有三种人堪称伟大:诗人、教士和士兵。歌唱的人、祝圣的人、牺牲与自我牺牲的人。

波氏所说伟大的人,蔡其矫当之无愧。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身三任:战士、诗坛教士和不弃不离的诗人,堪称伟大中之伟大。

在蔡其矫八十九年崎岖不平、跌宕多姿的生涯中,他“宁做沥血歌唱的鸟,不做沉默无声的鱼”,“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他把探索人心当成终其一生的使命,“唯把虔敬献给诗”,一再纵横远行,不计利害,独往独回,自得其乐。他就像加缪笔下的荒谬英雄西西弗,不断地推动巨石上山,而这巨石便是

他视为呼吸,一日不可停止的诗。然后,目视着石头滚落山下,再推再落,往复循环,就在这来去无踪的怨嗔中,他收获了痛苦、失败、狂欢和幸福。

首先,他是听从内心指引而且和中国命运血脉相连的战士。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他抛弃了侨商富家子的安乐生活,从千岛之国辗转多个国家、多个省份,最终千辛万苦地奔赴当时的抗战圣地——延安,辗转宝塔山、太行山、黄河、滹沱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以笔为枪,用《乡土》《肉搏》等战地诗篇,为抗日志士造像,鼓舞万千的战斗者,送走了黑夜,迎来了黎明。

其次,他是一个终生不渝倾心缪斯的诗人,从20世纪40年代初拿起诗笔,就再也没有丢弃,整整坚持了六十多年。更为难得的是,他不像一些早慧的诗人,只是在其诗歌的黄金时期如流星灿烂闪烁而过,而是一辈子以诗为志业,学一辈子,写一辈子,心无旁骛,对于其他文体基本不加涉及(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还是诗坛的全能选手,政治抒情诗、战争诗、爱情诗、乡土诗、山水诗、朦胧诗、海洋诗、生态诗、翻译诗,全面开花,样样了得。仅就其中一项,很多诗人穷其一生都难以企及。就多样性、全面性和独创性而言,整个诗坛罕有他人与之匹敌。而作为潜在写作的一员,蔡其矫还有不少没有见过“天日”的诗篇,就像“常林钻石”处身深邃的地层,等待有朝一日呈现应有的光彩和色泽。

再次,蔡其矫还是一个教士——诗坛的布道者。他不仅自己像一名虔诚的信徒,皈依诗之教派,甘之如饴享受诗之美与醇、诗之苦与乐;还像一名诗歌圣殿的长老,招邀热爱诗歌的年轻一代,切磋诗艺,传授诗之秘籍。他自己坦承:“我并不重要。我自认是一块跳板、一层台阶,踏着它是为了跃向对岸或走向高处。我的历史是过渡,我的地位是在传统与创新的中途。”而在这承先启后的过程中,蔡其矫便是那个危险首当其冲、挺身直扑风浪的艄排人。

实际上,作为一个诗坛祝圣的人,蔡其矫的历史作用堪称独特,他是朦胧诗崛起的催生者,有人尊他为朦胧诗派的教父。在《今天》首期,有他以“乔加”为名的诗作为证。毫无疑问,在朦胧诗风风雨雨的过程中,他是老一辈诗人中最直接的参与者,其与朦胧诗主将北岛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南方诗人舒婷能够脱颖而出,与蔡其矫对她诗歌的影响和对外推举,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对晋江诗群、三明诗群、闽东丑石诗群,以及全国各地诗歌爱好者,同样勉励有加,



蔡其矫与朦胧诗派诗人北岛(左)、舒婷(右)20世纪70年代末同游北京长城

言传身教,不遗其力。

在蔡其矫逝世之后,那些他生前指导过、交往过的诗人、诗歌爱好者念念不忘他的种种高风亮节、趣事逸闻,这在中国诗坛中包括那些曾受到高度推崇的各种流派的诗人都未曾有过,在说明蔡其矫作为一个历尽沧桑的诗人、诗坛教父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不过,用蔡其矫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一个平常人,过普通的生活,爱和恨都不掩饰,就是他的诗也是如此。

从骨子里说,蔡其矫是一个追求自由、独立、浪游和大爱的“诗坛独行侠”,像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太白,像踏歌颠步在荒野的苏东坡,像把浮名换取浅斟低唱的柳三变。他尝夫子自道:不为真实写诗很容易。谎言只为掩饰空虚。光荣的花瓣并不就是真理。探索人心已经成为他的生命。

蔡其矫的一生,就像自己所服膺的智利诗人聂鲁达那样,都是大地之子、海洋之子,都集爱情、诗歌、革命于一身。诗评家谢冕对于他的评价是“一手举剑,一手举着玫瑰”,形象而恰如其分地为这位天生的浪漫派和纯情派画像。他一再追随着中外诗杰对不公不义进行鞭笞,对自然山水、对旅游、对爱情友情、对艺术的无限倾心,对生活充满激情,寻找自己中意的诗路而乐此不疲,直至生命的终结。

百年匆匆,回眸中国现当代诗歌史,很少有人像蔡其矫那样构建了浩如繁星的诗歌图谱,显示出其诗艺的丰富性、多义性和广阔性,成为中国新诗史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星座,并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出耀眼光斑。

“为什么并无捞月幻梦/却自己成了诗歌月亮?”蔡其矫《当涂太白墓》的诘问,让我们不妨顺流而下,去追寻他的诗路旅程,见证他“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那种永无止息地运动的波浪精神。

第二章

---

承学士风 逐时代潮

记忆中的故乡全出现了  
带着它的色彩和它的风情：

.....

这好比是收藏已久的玫瑰，  
水分消失了，可香气长存。

——蔡其矫《红甲吹》

## 济阳楼

2010年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和交往三十多年的老友蔡文良开车来到他的家乡——福建省晋江市紫帽镇园坂村，到他的同宗、诗人蔡其矫的老宅去一探究竟。

说起来，那年我和蔡其矫相交也近三十年了，除了驻在澳大利亚几年外，几乎每年都有回晋江老家一趟，但对那个晋江文化人视为圣殿的蔡家老宅，却从未涉足，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此番前来，蔡先生已经辞世三年，人已去，屋里只剩下他的藏书等遗物了。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晋江，向来把自己的出生地叫作“摇篮血迹”。蔡其矫对家乡的感情，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中，可以说是至为深厚、持久的。他在《福建集》前言中这样写道：“人对故乡的感情总是深切而且持久的。当我回忆少年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就清楚地看见了那棵长在岩石上的榕树，那到处都有的带着忧伤气氛的红砖楼，那经常泛滥的河流和有着光荣的过去而现在十分古老沉寂的城市。”因此，他暗下决心，写故乡的近代历史以及它的人文地理甚至它的风景、它的花木、它的习俗和艺术。

收在这本集子里，有一首题为《1932年的园坂》，当时就叫我怦然心动。在这首只有九行的诗中，蔡其矫是这样写的——

高处是沙质的旱田，  
低处是成林的龙眼树，  
丘陵下——贫穷的村庄。  
忧郁的黑瓦，  
哀伤的红砖，





济阳楼

白日里只有深沉的感叹！  
独有一棵百年榕树  
把天空染成绿色  
给人带来一片希望。

全诗没有一字艰深乖僻、故弄玄虚，而是浅显易懂。但带给我们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乡情画，高看、低看、平看，各有不同的色彩，而在这些景物中，都蒙上浓郁的感情色彩，黑瓦配忧郁，红砖饰哀伤，感叹在白日，希望寄绿色。而所有这些，是诗人故地重游，把十四岁少年的记忆，呈现在诗中，只不过他把欢乐和苦痛纠缠一起，辛酸和快乐都奔向笔端了。为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第一篇有关蔡其矫的文章，就叫《最动人情是乡音》。

蔡其矫为何把诗定在1932年这个年份，这一记忆为何如此深刻，应同济阳楼在这一年落成有关。

初春的济阳楼，笼罩在闽南的细雨轻雾之中。此刻，站在蔡其矫的老宅，已是时过境迁、人非物非。成片的龙眼树，已经被密密麻麻的房子占据；沙质的旱田，也越来越少了；那棵百年榕树也不知所终了。倒是济阳楼经历了七十多年